

文艺茶座

试谈日常叙述中的心灵交汇

——唐俊高散文集《走过》略读

□ 张德明 王冉

唐俊高多重叠加的文学身份是需要强调的，这些年来他以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的身份参与文学实践，并在上述领域里都实绩颇丰，获得了很好的关注。除去早已声名在外的长篇小说《一湖丘壑》，他今年出版的散文集《走过》（2025年5月，文汇出版社）亦是明证。

《走过》选编35篇散文，共分三辑，凡18万字。这本散文集多数题材是与作家家乡有关的事物或故事。他状写自己生长之地的山川河流，人文胜迹，历史幽微与现实状态，令人感动。日新月异的社会充满了太多令人唏嘘的东西，很多曾经美轮美奂的事物已经变得模糊依稀，生活里呈现了很多杂乱不堪的遗憾，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不安的情形。但唐俊高的作品中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的意象，有一种朝气和笑容的深情，这是当下许多散文本该做到而没有具备的难得的品质，也是很多职业的散文家们没有人情味的根本症结所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散文很多写得阴郁、很自私、很沮丧，没有诚意，让人看不到希望和光亮，作家们似乎什么都看穿、看透、看破、看淡了，充满仙道和禅意，其实难以掩饰骨子里暗含的对生活世界认识的浅薄与轻浮。在唐俊高的这本集子里，我以为最可贵的就是给读者出示了一种真诚的高尚，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夸饰的鼓舞气息，作家即便也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他却把艰辛和不易的往昔写得幸福满足甚至略显陶醉，这是对生活的尊重和膜拜。这既是一种写作伦理，也是一种认知境界，彰显的是作家的高格与人生态度。这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反对

态、反表象的价值书写。

这部散文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之处：其一，语言细腻与生动，充满鲜明的地域色彩。唐俊高善于运用地方语言的语音特征和词汇特点，在西南官话中显示出独特的表意优势。通过灵活的构词方式展现了方言的生动性和创造力，具有幽默、豪爽的文字特征。“那匹被乡里人戏称为‘抱鸡婆’的手扶式拖拉机，也被强制重新投胎，跑成了在水泥路、高速路上撒野的‘汽棒’”（《我欠沱江一次伴流》），“老爸进去把它‘恁住’，免得它又跑到我们资阳来吓你”（《我的没川兄弟》）。唐俊高的诗性语言源于他对家乡语言的深厚感情和他柔润潮湿的内心。这种话语情结，既体现了作家天然的血脉纽带，形成了别具风采的人生哲学内蕴；同时，这种语言面貌显然又超越了现实的文学地理空间，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意义领域。在这本集子中，互映互文，大俗大雅；诗性与朴素均显上乘。久违的原生态的语言令人深感柔和沁香、丝滑细腻，无法掩饰内在优雅质感的灵秀、灵动与粗中有细的轻盈品格，并且，语境拓展功能为研究西南官话提供了鲜活案例。

其二，深情吟咏半生牵挂的醉美乡音。这是作家创作本土性和辨识度的有效标志。唐俊高的写作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始终植根于四川沱江中游那一方鲜活水土，把家乡的人事、山水、掌故、乡恋、亲情、风俗等写得柔情蜜意、永生珍贵，家国意识与故国情怀有机同构。很多年来，不论是他的小说、散文、随笔甚至诗歌，这种写作向度都很典型。这本《走过》似乎在

书写大世界中的小情趣，但其实是讲述作家历经世事之后那些珍贵的生活秘密。这是一种气质和风格。“每当我在讲述文学故事的时候，眼神似乎退进了大脑，又从大脑腾跃而出，扶摇而上，飘在了川中这片广袤的浅丘上空，观照着这片亘古大地的万千生长……毕竟，此心安处是吾乡”（《故事有故乡》）。唐俊高对家乡种种历史印痕的打捞、重释与梳理，既是一种细想故土文化和承传历史的自然初衷，也是一个作家借助往昔阐释当下的主体自觉。“老娘就这样，凭着一己之力，跌跌撞撞地成了城里人……老娘神经失常了……师父自出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包括我和弟弟的家，我们就只好时不时下去看她。她总是忙，出奇的忙”（《一座城，一个人》）。作品很好地构架了作家对社会、家庭、亲人的理解，洒脱灵动的文字背后读者不仅看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更可窥见作家对柔软亲情的体悟以及其中渗透的习习春风般的温暖与辽阔。这种家乡情感深度的自我回望，是作家对现代家庭情感结构的深沉开掘，表达的是他对某些诗意架空和精神瓦解的现代气象的真诚忧虑。

其三，激越慷慨而又宽阔流畅的俊朗文风。唐俊高的散文有一种无为而为、随心所欲的特点，似乎没有外在结构的限制，自然转合，定制失规。殊不知，这正好形成了他的文体风格：松弛和愉悦，空阔与豁达。《走过》一书可能有读者通过粗浅的阅读会有一个阅读惯性的误解：作家的文字似乎太多面向内心体验的抒怀，这些无疑会放大自我小天地的感官信息，遗漏更多更为丰富的现实内容和辨识空间，但这恰

好需要宏阔的思想做支撑，更需要理性的专注、关切和持续的热情，在一种极大的叙述自由中显示了文字的深度。作品在提供知识、趣味和想象力的同时，还向我们提供了求知的方法和精神的维度。“喂——你连和平路都没去踩一踩?! 我们泥脚杆，离城八十里，有些是一辈子也进不了一趟资阳城的。但几进了资阳城而没去和平路，是要遭罪的。进进进过资阳城的都要你修，把你修修。那可是老资阳城的脸面了”（《和平路》）。在文本自足而坦然的姿态中一种异常亲切的语调成就了现代与历史交互运行的错落之美，激发了散文温润诗意的巧妙生成，在时尚的高速旋转之中耳尖的读者发现了一段辉煌而遥远的声音，这既是一种书写格局和认知维度，也说明唐俊高对于散文内涵及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有着更自我、更清晰的理解，从而让汉语的表达获得了一种隐晦的哲学气质。

不可否认，在这部散文集中，仍有个别篇什写得比较匆忙，打磨的基础和时间欠火候，具有随顺的平面化倾向；有的地方象征性记录痕迹稍嫌明显，缺乏更加深邃的挖掘和圆融纯熟的炼意，缺乏深刻成熟的思想烛照和人性境界（力道），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经验的问题值得作家考量；同时，在文稿质量上，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的状态。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博弈日渐激烈的今天，或许唐俊高的散文尚需从传统的经验叙事中提供更多理想的独创与新意，但《走过》无疑提供了本土化与现代化互相融合的可贵样本。希望他以自己的写作意志和生命热情早日形成属于自己的散文叙述景观。

深情空间

千里明月寄思念

□ 耿艳菊

童年时贪恋一个古老的游戏：追月。

明月朗朗的晚上，安静的村庄像是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房子，草木，田地，月光下的一切，柔柔的，散发着亲切的芬芳。饭后，我和小我两岁的妹妹急急地跑出去，到大门外的路上玩耍，追赶着天上的月亮。我们疯跑，月亮也会疯跑；我们停下来立定，月亮也似静止的一般。又新奇又有趣，仿佛那月亮是另一个自己。紧挨着小路的是一片菜园，凉风吹过，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瓜果蔬菜的清香，我们脆亮的笑声在这清香里一波一波荡漾。

随后，母亲出来了，搬了凳子，坐在门口，望天际的月亮。然而，过一会儿，母亲总是会感叹着向沉浸在玩乐中的我们讲起她和小姨过去的旧事，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只自说自的。小姨是趴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那时候她忙着干活挣工分，母亲便担起了照顾小姨的重任，背着小姨到处玩耍。因此，两姐妹感情极好。可是，后来小姨远嫁他乡，几年难得见一面，母亲就有了望月唠叨的习惯。

我们对她的这种习惯早已视若无睹。此时，我和妹妹正在热烈地争着月亮，都觉得它是自己的。于是赛跑，谁跑得快就是谁的。赢的一方肯定是我，妹妹不依了，大哭起来。母亲只好过来，问明情况后，便让我们俩再一起跑一次。然后，她深情地望着月亮，意味深长地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月亮。

妹妹听了竟破涕为笑，我也因为“自己的月亮”开心不已，觉得好幸福，可以拥有一轮明月的光辉。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母亲。

渐至读书后，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在讲李白的《古朗月行》之前，让大家描述一下月亮的样子。有的说像镰刀，有的说像一面圆镜子，有的说像家里盛菜的白瓷盘，有的说像一块洁白的玉，有的说像镇上麻子叔贴的胖烧饼……老师都一一给予肯定。等轮到同桌的时候，那个不爱说话的女孩，猛地站起来，朗声说：像父亲笑眯眯的脸。顿时引发了一阵哄笑，而老师却为她鼓起了响亮的掌声，赞她想象力丰富。

时隔多年后，在家乡的街头碰到女孩，提起当年月亮的比喻，她告诉我，并不是想象力丰富，是真的。那个时候，她父亲每年外出打工，只有春节时回来几天。想父亲了，望望月亮，便觉得温暖。

忽然想起了母亲望月的旧习，而今的我竟不知不觉也在往这条路上走。和我相伴长大一起追月的妹妹也已远嫁，我们两年未见了，即使相见也是有限，昔日的美好时光只能在天上的那轮明月里追忆。



秋日马蹄湾

全媒体记者 陈维摄

温馨天地

秋风起，糖藕香

□ 沈顺英

秋风飒飒，秋意渐浓，小镇街头巷尾弥漫着桂花糯米藕的馨香。故园糖藕，以绵甜、软糯、桂花香气浓郁而倍受人们喜爱，也为萧瑟秋天渲染一抹人间烟火气息。

桂花糖藕，作为一款老少皆宜的街头熬煮小食，小孩嗜其甜润，大人醉其清爽，老人好其恬淡。薄暮清凉，蹲坐街角，咬嚼糖藕，顿觉尘世的幸福触手可及。

秋风薄凉，此时出塘的莲藕，脆嫩亦美白。生吃，味道甘甜，有雪梨之滋润，荔枝之清润。若是和上糯米、蜂蜜、红枣一起煮，粉红透明，软糯爽润。

莲在水里如清丽少女，藕进了厨房也具风雅。将薄薄藕片撒白糖，糖融未消似着纱衣，晶莹剔透，光泽闪闪，用蓝花白瓷盘盛出，美食配美器，让人感叹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故乡鲜藕有七孔藕和九孔藕之分。七孔藕绵软酥烂，九孔藕脆甜汁多。做糖藕以七孔藕为宜。取藕苗挺直的中段一节，里外洗净，先斜切一节作为帽盖，而后将洗净晾干的糯米灌入藕孔，边灌边拍藕段，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灌得满当，并用圆芯筷压实，再把先前切下的藕节头复位，用牙签固定，以防糯米从藕孔中漏出。

糖桂花，是做糖藕绝不可少的点睛之笔。星星点点地撒上些许，如碎金铺在琥珀上，莲藕原有的清芬，此时又增添了桂花的幽香，可谓绝配。

在干净的瓶罐里，铺上一层白糖，铺上一层桂花，再撒一层白糖，一层桂花，循环往复，最后用调羹压紧，密封，放在阴凉处。眼见着桂花颜色愈发深沉，白糖慢慢溶在桂花的香浓蜜色里，至融为一体，就大功告成了。

莲藕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后加冰糖改小火慢熬，熬上两三个钟头后，投糖桂花、赤砂糖大火收汁，最后就看到了色泽酱红、汁水如蜜、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糖藕。

将黏黏糊糊、嚼嚼咯咯的藕段夹出，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皮，半冷半热时用快刀切，浇上糖藕的甜卤，叠放盘中。伴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有种难以拒绝的香。浇上锅中浓稠清甜的甜汁，那已成肉红的藕片，顿时便愈滋润晶莹了起来。糯米的糯，莲藕的面滑，再撒点上蜂蜜，夹起一块糯米藕。糯米和藕都会拉起长长的细丝，让你的味蕾立降鲜美的沼泽中。

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这种甜，于有意无意之间，既让人入味，又不会掩盖藕本来的清素。而在平实甜味之外，另有一股桂花的清香。

夹一片入口，轻轻咀嚼，随着“吱吱”黏连的断裂声，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缠绵绵的糯米，有如一对丝连心契的璧人，让味蕾颇有一腔春色关不住的韵致。

“冷化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香”。寒露霜降时节，天气干燥冰凉，吃藕片喝藕汤，有养阴清热、安心益神作用。在苏中老家，有“秋喝莲藕汤，来年不生疮”之说。

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藕，兼具着莲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占尽了故园水乡的韵致。桂花糖藕，寻常小摊，看似轻描淡写，不甚着力，实则朴素雅致、韵味悠长。秋风渐紧，芦荻萧萧，青露盈耳，唯一口糯软甘甜的桂花糖藕，最是暖心熨帖。让人慢慢感觉心静了，喧嚣尘世远了，清浅流年，这温润的桂花糖藕便是最简单的幸福。

非常记忆

父亲的稻草人

□ 唐安永

父亲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巴交的农民，与他深爱的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直到耄耋之年都还常常念及他的土地，念及守护庄稼的稻草人。

每年的春播秋收时节，父亲都要举行简约却又浓重的捆扎稻草人仪式。春风拂过，田埂上蒲公英的小宝贝们挣脱束缚，撑着伞快乐地离开温暖的怀抱；阵阵蛙鸣声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在广袤田野上空来回飘荡，几只刚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在蔚蓝的天空下斜着翅膀自由翻飞。父亲深知，此时该是捆扎稻草人的时候了。父亲便找来捆扎稻草人所需的衣裤、篾条、稻草、木棒、麻绳等，一一摆放在院中。只见父亲嘴叼旱烟，用裂裂的双手先将两根粗木棒十字交叉，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紧交点，右手麻利地从身旁扯来麻绳，一圈一圈紧紧地缠绕，待确认牢固后才放心地打上两个双环结，再继续绑扎其他木棒，直到搭出“人”的骨架模样。随后，他用篾条将金黄色的稻草捆扎在骨架上，接着

拿出破旧的衣裤，先把两个袖子套在稻草人的胳膊上。只见父亲身体微微下弯，仔细拉直衣摆，还时不时整理着衣服的褶皱。然后再拿出一条长裤，慢慢地套在稻草人的双腿上，将多余的裤筒反卷起来，用麻绳仔细地扎紧裤腰。父亲的动作是那样的轻柔，生怕扎疼稻草人。当父亲将一顶破旧的草帽戴在稻草人头上时，一具活灵活现的稻草人便完美的呈现眼前。

父亲将捆扎好的稻草人送至田间，步履间满是虔诚，好奇的我紧随其后。我和父亲来到刚撒播谷种的田埂上，父亲将稻草人稳稳地立在田正中。仍不放心的父亲，为了加大稻草人对飞鸟的震慑力，又用麻绳将笋壳叶串起，系在稻草人手上。每当微风拂过，稻草人的衣角随风摆动，笋壳叶与稻草人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吓得飞鸟不敢前来。我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每年都要捆扎稻草人？”父亲回答道：“稻草人是庄稼的卫士，这样飞鸟误以为是人，能起到保护庄稼的作用。”我继续追问父亲：“这稻草人真能吓

住飞鸟不去偷食田间的作物吗？”父亲捋了捋胡须，深情地讲起稻草人护卫庄稼的故事。在离家较远的山湾，有一块旱地，父亲把它开垦出来改成了水田，每年都能收获一定数量的稻谷。有一年，父亲便在田间肆虐，待父亲去收割稻谷时，稻穗竟被飞鸟吃得所剩无几。听了父亲的讲述，我越发敬佩那日夜守护在田间的稻草人。

后来，捆扎稻草人成了父亲春播秋收时的必修课，稻草人也准会出现在父亲的田间地头。父亲为了让稻草人保持昂扬向上、积极健康的体魄，常常来到稻草人身边，扶正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的稻草人，给他整理好凌乱的外套，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念叨着：“辛苦稻草人了，你要好好地守护着稻子哟。”夏天的天气像变脸的孩子，每逢暴风雨过后，父亲就会第一时间跑去田间，把被狂风暴雨蹂躏的稻草人重新扶正，还时不时伸出笨拙的手抚摸稻草人的脸蛋儿。寒冬到来，父亲准会将稻草人抱回家，小心翼翼地掸掉它的外套，

并把外套洗得干干净净，还对破损的地方仔细缝补，为来年的再次使用做好积极准备。

小时候，我最喜欢邀约小伙伴去田间与稻草人玩耍。我们将心爱的自制玩具一同带上，挂在稻草人的手腕上，与它分享这份快乐。有时我们也采摘一些绚丽多彩的野花，将其插在稻草人的头上、胸前和手臂上。我们还弄来嫩绿的柳条儿，扎成乖巧玲珑的帽圈，戴在稻草人的头上，尽情地跟稻草人撒欢。记忆中，我不小心弄到了稻草人，吓得哇哇大哭。一旁劳作的父亲赶紧跑来，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只是一边扶正稻草人，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稻草人不是人，它是不会知道疼的，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从那以后，我更加爱惜父亲的稻草人。

如今，随着农业科技日新月异，家乡父老乡亲的稻草人早已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父亲低头细心细致地捆扎稻草人的模样，以及稻草人日夜守护在田间的情景，一直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诗意绿洲

十月，中国白描

□ 秋石

黄河，五千年的血脉
一朵朵浪花，映射古老的太阳
从巴颜喀拉山，到黄河三角洲
文明的种子，一路萌发

长江，竖起长长的耳朵
听见万吨巨轮的鸣响
江豚，摆动着尾鳍
呼吸生态的承诺

长城，从逶迤的山脉上隆起
挺起一个民族的脊梁
当秋风掠过垛口，一堆堆狼烟
还在历史的册页上燃烧

中国的航母，犁开大海的深蓝
一条钢铁巨龙，书写大国传奇
北斗卫星，在茫茫太空遨游
闪烁的眼睛，捕捉每一个信号

十月，烟火里的辽阔
金灿灿的玉米，列队致敬
笑弯了腰的稻谷，向大地感恩
中国，丰收的图景，是一幅白描